



中华民族全书
杨宏峰◎主编

中国东乡族

马福元 编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华民族全书
杨宏峰◎主编

中国东乡族

马福元 编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东乡族/马福元编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12

(中华民族全书/杨宏峰主编)

ISBN 978-7-227-04901-2

I. ①中… II. ①马… III. ①东乡族—民族文化—中国
IV. ①K28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6339 号

中华民族全书

中国东乡族

马福元 编著

责任编辑 杨海军 马文梅

封面设计 潘 毅

责任印制 王 瑞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5.375 字 数 25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1580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901-2/K·64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华民族全书》总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蔡国英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历经三年时间，组织策划编写了《中华民族全书》，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这套《中华民族全书》主题鲜明，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理念，执著追求：充分展示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全面探寻 56 个民族波澜起伏的历史轨迹；深刻解读 56 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真切反映 56 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一有历史的传承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挖掘民族文化的题材，提炼民族文化的丰厚资源，使之脉络清晰，连贯自然，富有时代感。**二有宽广的包容性。**本套丛书由 57 卷组成，由各民族学者独立完成，在 56 个民族 56 卷书的基础上推出一卷《中华民族》，既体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又全面地介绍各民族的概况、社会文化、族际交往等。**三有系统的完整性。**丛书体例统一，篇章结构完整，各分卷相对独立，保持了严谨规范的编著风格。**四有科学的严肃性。**编者对于重大题材进行反复论证，对于细节认真斟酌，立项严谨，编著严格，审读严肃。**五有生动的可读性。**记述准确，笔墨生动，图文并茂，创意新颖。如有关家庭礼仪、取名习俗、婚姻习俗、节庆习俗等社会文化的介绍，让读者在趣读中增长知识，引发想象。总之，这是一套反映中华 56 个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性读物。

历史是一面镜子，文化是精神、是脊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大量阅读和深刻领悟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对于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坚定爱

国信念，献身爱国事业，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给读者呈现出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美丽画卷，为第 22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献礼。

是为序。

2012 年 5 月

目

CONTENTS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东乡族概况

- 第一节 族称族源 / 7
- 第二节 人口状况 / 12
- 第三节 历史沿革 / 19
- 第四节 语言文字 / 39
- 第五节 民族区域自治 / 42

第二章 东乡族的物质文化

- 第一节 生产方式 / 47
- 第二节 饮食习俗 / 55
- 第三节 服饰习俗 / 62
- 第四节 居住习俗 / 65
- 第五节 交通习俗 / 67
- 第六节 碑 匾 / 68

第三章 东乡族的民间文化

- 第一节 民间教育 / 71
- 第二节 民间医药 / 77
- 第三节 民间文学 / 78
- 第四节 阿拉伯文书法和民间工艺 / 80





- 第五节 民间体育 / 86
- 第六节 民间游戏 / 89
- 第七节 民间歌舞 / 91
- 第八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 / 97

第四章 东乡族的社会文化

- 第一节 家庭礼仪 / 101
- 第二节 交往礼仪 / 102
- 第三节 诞生习俗 / 104
- 第四节 取名习俗 / 104
- 第五节 婚姻习俗 / 106
- 第六节 丧葬习俗 / 109
- 第七节 节庆习俗 / 110
- 第八节 禁忌习俗 / 112

第五章 东乡族的宗教文化 / 114

第六章 东乡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 第一节 促进民族团结 / 127
- 第二节 维护祖国统一 / 130
- 第三节 推动祖国建设 / 133

第七章 东乡族的精神气质

- 第一节 伦理文化 / 149
- 第二节 社会心理 / 150
- 第三节 精神文化 / 152

第八章 东乡族的文化遗产

第一节 民族语言传承 / 156

第二节 民族文学传承 / 158

第九章 东乡族的族际交往

第一节 商贸交往 / 162

第二节 市场交往 / 163

第三节 交往媒介 / 166

第十章 东乡族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第一节 古代人物 / 175

第二节 近代人物 / 181

第三节 当代人物 / 190

第十一章 东乡族的重要文献

第一节 史志类 / 203

第二节 语言类 / 205

第三节 文学类 / 207

第四节 综合类 / 210

附 录

一 东乡族历史大事记 / 216

二 参考文献 / 227

后 记 / 234

编后记 / 236



导 论

东乡族是中国 56 个民族之一，是甘肃省的三个特有民族之一。东乡族人口，在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统计为 513805 人，现在已达 70 余万，临夏州有 48 万，而在 1510 平方公里的东乡族自治县就有 24 万人。其余东乡族人或集中或分散居住在新疆、青海、宁夏及甘肃兰州市等地。

东乡族是以地理方位命名的少数民族。在清康熙年间，以州城河州为中心，分出了东南西北四个乡，州城以东便称为“东乡”。

东乡族居住的东乡族自治县，四面环河，中间突兀，境内山岭重叠，沟壑纵横，被当地的东乡族民众称为“山高没顶子，沟深没底子”。东乡族自治县全境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以县城锁南坝镇为中心，自然地 toward 四周放射出 6 条大梁，并夹杂着深不见底的 6 条大沟，像伞状分布开来，再从这些梁沟中分出几十条支岭和支沟，从而形成了一幅绵延不断而纵横交错的山峦景观。

东乡族民众长期居住在雄浑的黄土高原上，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独有的坚毅性格，质朴而刚强。他们的身躯像东乡地区的群山一样伟岸、苍劲、剽悍、粗犷，像一部历史珍藏下来的古书，厚重、旷达，沉淀着不尽的自然与生命的原生态意蕴，散发着朴素、真实的气味。

雄浑的山脉铸就了东乡民族坚韧不屈的品格，坚定、挺拔和顽强是东乡族的民族精神。他们大跨度地迁徙到了中国大地，而黄土高原则敞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 13 世纪从中亚的刀光剑影和战争硝烟中长途跋涉辗转而来的东乡族先民，在中国大西北的一角，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认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为生存而打拼，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艰难地垦殖劳作，奇





迹般地生息下来，发展壮大。他们从贫穷到富裕，从落后到进步，从愚昧到文明，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艰难、坚定、壮烈。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迈着坚定不移的脚步不断走向辉煌。

新中国成立前，历代统治者对东乡地区“豆剖瓜分”，“分而治之”，人民生活很苦，“民犁龟背驼峰之间”。为改变生存条件，东乡族人民努力打拼。东乡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希望有一个团结和谐的生存环境。但是，历史上官府压迫、剥削，忍无可忍时，他们也会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清顺治五年（1648年），以东乡人闯塌天为首的东乡族和回族人民，响应丁国栋、米喇印反清斗争，攻下河州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领导的反清义军到达东乡地区时，以马得明阿訇为首的东乡人民参加义军，撤房梁、扎筏子、运粮送水，支援起义部队渡河进攻兰州。清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东乡人民打响了河湟同治起义的第一枪。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东乡族起义军折桥营阻击清军，围攻河州城。在撒拉族、东乡族和回族人民的合力打击下，双城清军全军覆没。民国18年（1929年），东乡族参加了以马仲英为首的反对刘郁芬、赵席聘的斗争，东乡族起义军800多人在马八个、马撒哥带领下，在唐汪牛形山给刘郁芬的师长陈毓耀沉重打击。1942年，东乡族马穆哥等人带领东乡族人民参加了“甘南农民起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东乡族马和福、穆德彪、马泳、马锋等同志作出了积极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东乡族先民从中亚撒尔塔地方来到中国，居住在中华大地，就自觉地把自已融入到中华民族之中。祖国是东乡族的家园，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与族的关系，就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爱祖国就是爱家乡，维护祖国的利益就是维护民族的利益。东乡人把爱国思想融入到自己的信仰之中，这是他们朴素的爱国理念，正如“圣训”所言：“爱国属于伊玛尼。”在太平盛世，他们只是默默耕耘，细心呵护。在关键时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勇敢地拿起武器为祖国献出一切，乃至生命。清同治年间，东乡族爱国英雄妥明在新疆英勇抗击阿古柏侵略军，可歌可泣；1900年，东乡族人马福寿和马忠孝统率千余东乡族士兵，在北京抗击八国联军，连敌酋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支勇敢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东乡族马长寿连长跟随马彪师长，挺进鲁豫皖，严惩日本侵略者；20世纪50年代初，为抗美援朝的胜利，

全县 8 万多人在“和平宣言”上签名，捐巨款、献大炮，数百名东乡族热血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前线，奋勇杀敌，表现了国际主义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了东乡族自治县。自治县 80% 的党政一把手领导由东乡族公民担任。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帮助下，东乡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们为提高生活质量而打拼，向贫困宣战，足迹遍及神州；他们修水利、战旱魔、搞绿化、挖公路、兴教育、经商务农，倾注心血，挥洒汗水，竭尽全力，靠努力奋斗，发展了本民族经济文化，民族精神又一次得到体现。

黄土高原上的东乡古韵可以告诉你，在这块热土上不仅有拼搏、绞杀、屈辱和失败，同时也有过富裕和丰殷，奋斗和收获，严峻和温馨，粗犷和粗疏，多方面兼容的这一切无不凝聚了黄土高原的博大神秘和幽远深邃。

东乡族自称“撒尔塔”（Sarta）。历史上东乡族一般以“东乡回”或“回回”见称，但是，东乡族的族源和形成观点一度颇有分歧。有“蒙古人为主说”，有“多民族混合说”，有“色目人为主”说。“蒙古人为主说”多年来在史学界占据先入为主的優勢。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对东乡族族源的观点逐渐趋于一致：东乡族是以撒尔塔人为主，与当地回、汉等民族逐渐融合而成的新民族。

撒尔塔原意为“商贾”。十二三世纪的撒尔塔是指定居于中亚一带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种人，主要是色目人、波斯人、突厥人等。《蒙古秘史》记载，13 世纪初，成吉思汗“征撒尔塔兀勒凡七年”，大量的撒尔塔人被编入军队或被签发东迁，屯戍临夏东乡地区。他们善于经商，被称为“斡脱商人”，足迹遍及中亚、西亚、中国西北各地。继粟特人之后，活跃在丝绸之路。

明嘉靖本《河州志》记载，“考奇名于地志，与大夏而西通”，“黄河部落接康居”。东乡地区大量奇僻地名与撒尔塔地名部落相对应。如东乡地区的甘土光、纳伦光、萨勒、库麦土、胡拉松、乃忙等地名，分别与中亚干土城、纳伦城、撒里普勒、土库曼、呼罗珊、乃蛮相同或相似。这种对应的地名还有很多。

东乡地名中至今保留着许多以工匠命名的村庄。如免古池（银匠）、托木池（铁匠）、阿拉松赤（皮匠）、坎迟赤（麻匠）、阿娄赤（编织匠）、依哈赤（碗匠）、毛毛（毛皮业者）等，是为蒙古人服务的撒尔塔“诸色人匠”活动



的历史遗迹。

在东乡达板、高山、龙泉、坪庄等地，有一些家族传说来自阿拉伯、波斯等中亚一带。由哈穆则和阿里阿塔率领的近 50 名传教者，去世后有 15 人葬于此地，墓地历历可数，至今常有人前往纪念。至今东乡族不乏有浓须、高鼻、蓝眼人，东乡人称之为“诺晃”。据对回、维吾尔、东乡、保安等族的血型研究和 DNA 遗传密码研究，东乡族的渊源与中亚民族相仿。

东乡地区的色彩是白的帽子、绿的盖头及黄色的崇山峻岭。登高远眺，清真寺和先贤墓星罗棋布，绵延天边。这里派别众多，门宦群集，最富中国色彩的门宦和最具改革思想的新教都在东乡会聚诞生。

东乡族信仰伊斯兰教，无论婚丧还是饮食、服饰等，无一不受伊斯兰教影响。关于风俗，有“近似回族”之说，但从人类学角度考察，仍有其显著的特点。食用的牛羊鸭等须念经人屠宰，禁食凶禽猛兽和自死物。鸡尾敬客，民族语言，更具特色。

元明时，东乡族妇女的服饰相当漂亮，大多数人的上身着圆领对襟绣花长袍，下穿绣花滚边套裤，足蹬高跟绣花鞋，头戴盖头。小女孩爱戴圆形折皱帽，帽沿一侧有小穗子。后来，东乡族服饰渐与西北回族相仿，简洁、朴素、大方。男子多穿长袍，束腰带，腰带上挂有腰刀、荷包、眼镜盒等。念经人多穿或白或黑的“仲拜”长衣。近年来，东乡族大都爱穿短衣，头戴平顶帽，分黑白两色，以白色为最多。

东乡族成年男子常以有一副漂亮的胡须而自豪。东乡族的婚俗也颇具特色。“阿哈交”（同宗祖）不通婚。娶亲是由双方德高望重的长者说“高比”（祝词），互致祝贺，表达心意。

“花儿”是东乡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几乎人人会唱。“花儿”音调高亢激越，自由奔放，表现了西北高原人民豪放剽悍的民族性格。

睿智勤劳的东乡人，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不仅自己得到生存繁衍，还在生产生活中为中华民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培育出了个大味美、皮薄肉厚、色泽艳亮的果中珍品大接杏；培育出了大个、面饱、淀粉量高、沙绵味佳而享誉陇原的东乡马铃薯；培育出了皮红肉厚、味麻浓香的大红袍花椒；擀制出了洁白、绵软、舒适、匀称、美观大方而享誉西北的东乡大绵毡；调制出了色香味美，肥而不腻，令人“过口”难忘，百吃不厌，享誉陇上，驰名西北的手抓羊肉。东乡丰富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和悠久的历史

及特异的语言，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人文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 60 多年的艰苦努力，东乡族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东乡族自治县，东乡族同其他民族一起兴修三塬电灌、塔山电灌、南阳渠、唐汪渠、达板渠、东干渠、王家水库，使数万亩干旱土地变成了水地。全县 75% 的农户都用上了电，乡乡通汽车，公路四通八达。30 余处集市，激活了东乡族经济，使传统经营方式焕发出生机。近年来，东乡县工业异军突起，产值已经超过农业，发展势头强劲。

如今，生活在西北高原的东乡族人民守护着自己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创造着自己的新生活，正在努力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建设美好秀丽的新家园。昔日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今春潮滚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华民族全书·中国东乡族》是一部立意新颖、图文并茂，全面展示东乡族历史、文化风貌的介绍性读物。东乡族人民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淳厚的民俗风情，但是，由于相关问题研究欠缺、宣传不够而不为外界所详知，甚为遗憾。本书将东乡族的社会经济文化成果奉献给读者，捧一册在手，可将东乡族的千古风云尽收眼底，对于彰显民族文明，振兴民族精神，推动民族的开放与发展，大有裨益。

马志勇

2010.10.18 于临夏市





第一章 东乡族概况

第一节 族称族源

一、族 称

关于东乡族的称谓问题，经过学术界众多学者多年来花费心血作了大量调研后现在基本达成了共识，简而言之，东乡族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以地理方位命名的少数民族。

“东乡”二字产生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河州知州王全臣，以河州为中心，将临夏地区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乡，而东乡又因位居州城以东，因而呼为“东乡”。新中国成立后，因区域名而演变出“东乡族”。人们将长期繁衍生活在临夏东乡地区的穆斯林称为“东乡族”。东乡族是自13世纪中叶由聚居在今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地区的诸多民族经过相互融合后逐渐形成的新民族。民族自称为“撒尔塔人”（Sarta）或“撒尔塔坤”^①（Srtkune）。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多方面原因曾将其错误地称为“回回”“东乡回”“东乡土人”“东乡蒙古”和“贫窶之回”等。诸如此类的称呼，实际上混淆了东乡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或族称与族源，或相关民族的“他称”与

^① “撒尔塔”的含义，是泛指中亚一带的穆斯林。“撒尔塔”曾作为当时特定的一个地域，主要指在中亚两河流域，包括今新疆北部、西南部一带。由此可见，东乡族“撒尔塔”和中亚一带的穆斯林有联系，与西来的传说是吻合的。简而言之，历史上的“撒尔塔人”是居住在中亚地区的、以商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见马志勇编著《东乡族源》，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另见马自祥、马兆熙修订《东乡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自称”等诸多问题。

二、族 源

东乡族虽然是自13世纪中叶由长期生活在东乡地区的许多不同民族经过融合后形成的新民族，但是，关于东乡族的来源问题一度存在观点上的分歧，众说纷纭。譬如，“蒙古人为主说”“色目人为主说”“多民族混合说”“撒尔塔人为主说”和“沙陀说”及“吐谷浑说”等。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界简单地认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西来说，一种是蒙古说。随着我国社会历史发展，关于东乡族的族源至今在学界仍有诸多不同观点。

首先，从族源上看，有学者认为，东乡族主要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和蒙古人构成。因为13世纪以来，河州地区曾是包括色目人和蒙古人在内的蒙古军驻守、屯田之地。在13世纪末时，由于镇抚陕西、甘肃和宁夏等地的元朝安西王阿难答皈依了伊斯兰教后其属下的蒙古人也大部相随，因而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就留居于西北地区。到了14世纪初，元成宗去世后安西王阿难答与皇后伯要贞氏等策谋政变而事泄被杀，但其属下势力仍很强大，其子曾联合伊斯兰教群众反叛，被元朝政府镇压，阿难答属下纷纷逃避。当时交通不便、偏僻闭塞的东乡地区成为阿难答属下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蒙古人退避生存的理想地区。所以，他们自然地与东乡地区原有的汉族、藏族等一起开发共同生活的黄土高坡，互相婚嫁后繁衍的子孙逐渐融合成了东乡族。

其次，有学者认为东乡族的族源主要包括三种人：一是成吉思汗于1226年征西夏时，兵临河州、临洮一带，将部分蒙古军留驻于此地，使驻足的部分蒙古军后来进入东乡地区形成了东乡族。二是成吉思汗西征时从中亚、波斯掳来的大批工匠中的部分人安置于东乡地区后形成了东乡族。三是东乡族源于吐谷浑。

再次，关于东乡族的族源及形成，史学界所持的观点一度颇有分歧。譬如，有“蒙古人为主说”，有“多民族混合说”以及“以色目人为主”说等。实际上，多年来，“蒙古人为主说”在史学界虽先入为主地占据了优势，但因不符合东乡族实情而不被认可。

在当代，随着我国学术界对东乡族族源等相关问题进行的全方位深入研究，对东乡族的族源观点渐趋一致，基本上认可了东乡族的族源是以撒尔塔人为主，并吸收和融合了部分长期聚居在周边的回族先民、汉族和藏族等多

民族成分的基本看法。

三、东乡族族源诸种说

(一) “蒙古人为主说”

20世纪50年代，在一些蒙古族语言学家主导的意见下产生了“蒙古人为主说”，其主要根据就是东乡族的语言属于蒙古语族，因而简单做出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在我国学界影响了很长时间。同时，其他不知缘由的人们也随声附和并广为传播，故对学界产生了很长时间的误导性效果。事实上，在明嘉靖本《河州志》上记载，元朝只有个别蒙古人生活在此。

(二) “吐蕃人为主说”

部分学者之所以持有此种观点，根据主要就是将东乡县城的锁南坝与历史上的吐蕃头人何锁南联系起来后演绎出的结论。后来的书籍或部分辞书上沿用了这种看法。当代东乡族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由于牵强附会，在今后不会长时间存在。至于“吐谷浑说”和“沙陀人说”也由于提不出充足的根据或十分可信的理由，仅属于猜想，因此该观点在学界提出后不久便消失了。

(三) “色目人为主说”与“多民族混合说”

诸如此类的观点不能简单归结为谬论。但是，从东乡族的形成上看，由于撒尔塔人中确实有过色目人，即回族先民与其他多个民族相混合的现象，同时，在东乡族的最初形成中还融合了个别被伊斯兰化的蒙古人和汉族等，像锁南镇的王家、张王家，汪集村的高家和大树村的黄家及五家村的李家，乃至唐汪乡的一些东乡人都说其祖先为汉族，而自治县内百和乡一带的少量东乡族自说原为藏族，是“随义散撒尔塔”。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民族在元明清时期与回族关系密切，故旧时被简称为“东乡回回”。

(四) “撒尔塔人为主说”

在当代，东乡族仍然自称为“撒尔塔人”或“撒尔塔坤”，那么东乡族又为什么自称为撒尔塔人呢？

首先，从东乡族的族源及其形成过程看，它与历史上的撒尔塔人有密切关联。通过近年来研究可知，“撒尔塔”不仅是东乡族的自称，更重要的是在东乡族语言中仍有相关“撒尔塔”的词汇被广泛使用。譬如，东乡族人经常说：“比失撒尔塔坤”（意为我是撒尔塔人），“撒尔塔克联”（意为撒尔塔语